



# 老桥光阴

□李晓

一周之内，我去看望住在老街的母亲三两次。一周之内，我去看望河流上的老桥两三次。母亲与老桥，安卧在我心中，不断治愈着我涌动的焦虑。

每一次去老街，我就嗅到青苔的气息，它从老街巷子里的石缝里钻出来，从巷子里那些树上飘过来，也从那些屋顶上如鱼鳞状起伏的青瓦上冒出来。

而今老街最长寿的人，是刚过96岁生日的沈大爷。沈大爷鹤发童颜，微微上翘的长寿眉上带着霜意。这一生，落在身世坎坷的沈大爷肩头上的风霜可不少。沈大爷生日那天，我去老街给他祝寿。大爷笑着指指老桥说：“我再活，也活不过老桥。”

沈大爷说的这座老桥，就是横跨老街河流上的石拱桥。关于这座桥的年龄，老街人含糊不清，甚至当地县志里也语焉不详。沈大爷就出生在河边吊脚楼里，他母亲告诉过他，在他满月时，母亲一家一家地送去白糕，也带回来老街人对这个新生儿的殷殷祝福。

我看见沈大爷从80岁那年开始在桥上年年过生日时拍下的照片。子孙们约定，每年生日，一大家子人簇拥着这个白头翁在桥上留影。老桥是老街人心里面的老祖宗，天增岁月人添寿，它也在默默祈祷沈大爷这样的老人长寿。

那年，我陪同从北

京回来的友人老周去老街。老周是在老街长大的街娃，大学毕业以后在北京定居。那天，老周一见老桥，就张开双臂，如大鸟的翅膀拥抱着老桥石墩。老周去旁边店里买来一个油饼，站在桥下大口大口吃着，他抬头从桥孔里望出去，里面房屋在光影里颤动，老周揉了揉模糊的眼睛，原来是他流泪了。

去年夏天，老周又回来了一次，给在河边林荫地里长眠的父母迁坟。在河边，老街要修一处为居民们休闲健身的小广场，安息在这里的十多座老坟面临迁移。两鬓发白的老周请来老街坊挖坟，一直挖啊挖，最后只挖出几片零星的碎烂骨头。老周捧着骨头，望一望老桥，泪水再次簌簌而落。

在老街土生土长60多年的樊大哥，这些年来一直在义务打扫老桥。他挥动扫帚，轻轻打扫落在老桥上的尘土枝叶，沙、沙、沙，扫桥声音如蚕吃桑叶。累了，樊大哥就靠在桥墩上歇歇身子，或打量桥下流水，河水清澈，有时还能看见河水里的鱼，它们鼓着眼睛，摆动双鳍，在水里一吞一吐地漫游着。

樊大哥对老桥，怀着沉默之中的感情，他把老桥当老祖宗一样伺候着。那年夏天的特大洪水袭击，洪水咆哮着漫过了老街最高的树冠，漫过了老桥桥帽，更滔滔着漫过

了老街人用手按住的胸口。洪水过后，老桥挺住了，只有两边石墩被冲走。洪水过后的那天下午，樊大哥和几个老街居民给挺过一劫的老桥深深地鞠了几个躬。后来维修老桥，老樊又带领老街坊们沿着河流下游，一块一块地把冲走的石墩找了回来，让它们再次稳稳地回到老祖宗身上。每年除夕夜，樊大哥沿着老街巡逻一圈后，总要来到老桥上坐一坐后才回家。这是一年之中，樊大哥与老桥最后的道别。

我来到老街那年，刚18岁，在老街一家单位上班，老桥就这样进入了我的生活，它寄托着我对老街的依恋。经过老桥上下班，一年四季常看见老桥上的簸箕里晾晒着黄豆、玉米、葵花籽，还有白花花的汤圆粉团。有天下班，正在桥上收拣汤圆回家的郑奶奶见了，拉着我到她家里，给我煮了一大碗芝麻花生汤圆。郑奶奶问我：“我听说啊，你写的东西印在报纸上了。我家老头儿，也是一个爱写写画画的文化人。”我这才发现，在郑奶奶家的墙上，挂着一个高颧骨浓眉毛老人的黑白照片，那是老头儿的遗像，一双忧伤的眼睛，凝望着郑奶奶在尘世的日子。

老街的老桥，它陪护着我在人世大多平凡安宁偶尔又慌乱不安的日子，它有老祖宗的慈祥，也是横跨我身体两岸的肋骨。

（作者单位：重庆市万州区五桥街道办事处）

## 熏香

□吴凤鸣

所有熏香飘出，所有有住户的地方，都偶有炊烟升起，他们也是在熏腊肉？

我望向山的那边，那是老家的方向。长大后的我，因工作关系，把小家安在了城市，砍柏树叶熏腊肉的事就再也没有做过。但每年春节回老家，母亲、大舅、幺舅、小姨他们都把熏好的腊肉放置于我的后备箱。当我要拒绝时，他们都会说，柏树叶熏的，香着呢，一定要带着。于是，那些年，我家冰箱里总有吃不完的腊肉，忘不掉的柏树熏香。

近几年，父母年岁渐大，亲戚们也外出打工的多，在家养猪的也越来越少，用柏树叶熏腊肉就更说不上。但对于柏树叶熏腊肉的那缕缕熏香，却永存于我内心的一隅，伴我闲看庭前花开花落，触摸生活的诗和远方。

（作者单位：重庆市万盛经开区党工委宣传部）

于盼到快过年，可以杀一头年猪，可以吃到喷香的腊肉、香肠、猪肝、血豆腐。于是，当母亲张罗着请杀猪匠时，我们便开始忙着准备柏树枝叶。我们背上背篓，拿上柴刀，约上伙伴们就朝那片早已寻觅好的柏树林出发。

我一个小女子会爬树，就是那个时候锻炼出来的。一有空，我们几个伙伴就约上去砍柏树叶。从最开始的爬不上树，可怜兮兮地靠别人一人分一点背回家，到自己爬上树砍下太多分给别人，并没有花多少工夫。背着沉甸甸的柏树枝叶回家，虽然费力，内心却欢喜。

“那里一定在熏腊肉。”我们寻着那缕炊烟而去。犬吠声惊了主人，见到不速之客，主人倒是没有太大惊讶。

主人并不知道我们的来意，我们亦不好意思继续叨扰。相视一笑，告别主人，也告别那缕熏香。

寒风冷冽，我们却依然沉浸在那些柏树叶的熏香中，一步三回头，在便道上慢行。是啊，快过年了，举目四望，不只是那一处居

## 高光时刻最暖心

□刘先畅

我不算刀迷，只是喜欢听刀郎的歌。因为他的歌容易共鸣、容易共情，所以听刀郎的歌容易上头、容易上瘾。

听刀郎的歌很容易，打开手机，随时随地可听，但是到现场去听刀郎唱歌就很不容易了。

既然很不容易，那就不去吧。可是，如果不去，在现场听刀郎唱歌是什么美妙感觉就永远知道了。

在现场听刀郎唱歌是一种什么景象呢？有人说，刀郎的线上演唱会你不是也看过吗？我说，线上演唱会与现场演唱会差别太大，我还是想去现场听刀郎唱歌。

北京文旅很给力，批准刀郎在岁末年初的黄金演出时段，在五棵松体育馆连开4场演唱会。现场可有75000人耳闻目睹，可想看演唱会的观众竟然达到330多万人，铁定一票难求啊。

抢到票的概率太小了，那就全家总动员。第一次抢票，机会眨眼而过。我们怅然若失，也无力回天。没想到，第二次抢票，居

然成功了。虽然只有1张票，全家却欢欣鼓舞。

1月5日下午，我早早地来到五棵松，经过3次身份证查验，顺利走进体育馆，等待演唱会开始的那一时刻。等待中，听旁边的一位成都刀迷说，他从成都追到广州，再追到北京，听3场刀郎演唱会。我们都只有佩服！

体育馆内座无虚席，盛况空前。在寒冷的冬夜，五棵松体育馆却因刀郎的演唱会而热浪滚滚。在热烈的氛围和动人的旋律里，不共情、不共鸣、不共振是不可能的。两个半小时的演唱会，是视听盛宴，是文化大餐，是心灵洗礼。我见证了万人大合唱、万人喊刀郎、万人喊号子。

难怪刀郎是一个能让全国文旅争先邀请开演唱会的人。他的曲调，汲取了各地山歌、戏曲、小调的精髓。他集作词、作曲、编曲、混音、演奏、演唱等为一身，他的音乐作品集文学、美学、艺术为一体，坚持山歌风、民族风，唱响了山水情、民族情。

演唱会结束后，很多人热泪盈眶，

意犹未尽，久久不愿离场。演出团队成员有的180度转弯，3次90度长时间鞠躬；有的朝观众不停地挥手，热情地比爱心；有的继续演奏乐器……

演唱会上，刀郎逐一介绍青年演奏家，演奏家旋即演奏展示民族乐器。我不知道在体育馆倾情演唱算不算刀郎的高光时刻，但那时那刻却是演奏家们的高光时刻。

如果人们通过听刀郎的歌，听刀郎的故事，能够励志人生、丰润真情，那不管是度过人生低谷，还是迎来人生高光，都是非常幸运的事。

（作者系中国作协会员）



## 冬天的思绪

(外二首)

□刘辉

树叶落了  
冬天举着干枯的手臂  
希望接住第一片雪花

太阳落了  
天空成了一块黑头巾  
怎么也包不住那些星星

思绪落了  
洁白的稿笺上  
开出一朵小花

## 冬天的树

如一位老人  
坐在摇椅上的回忆  
春花谢了  
它正等着果  
秋季果摘了  
它还守着叶  
冬天叶落了  
它正在谋划  
来年该是怎样的绿色

## 春的样子

从雪地里  
悄悄爬出来  
一眨眼  
荒坡绿了  
柳枝柔了

阡陌纵横  
农夫鞭打快牛  
希望赶上  
春的脚步

她总是不紧不慢  
一扭头就不见了  
弄得人们  
一直追到冬天

（作者系中国诗歌学会会员）

## 母亲的布鞋

□唐学罗

儿女们的眼泪和哭喊  
拴不住您的生命  
享年92岁的母亲  
在深冬的凄风苦雨中  
还是走了……

您没有留下只言片语  
神情安详  
像一棵枯树，突然倒下  
却发不出一声声响

您生前用疼痛磨亮针  
用命若游丝织成线  
竭尽洪荒之力  
为您的七个儿女  
做好了七双布鞋  
寓意您的子子孙孙  
还(鞋)有，还(鞋)有……

当然是还有的  
还有的不只是  
小时候我们穿着小布鞋  
套进您的大布鞋  
在家里走啊，跳啊  
那么多欢笑，那么多幸福  
（作者系重庆新诗学会会员）

